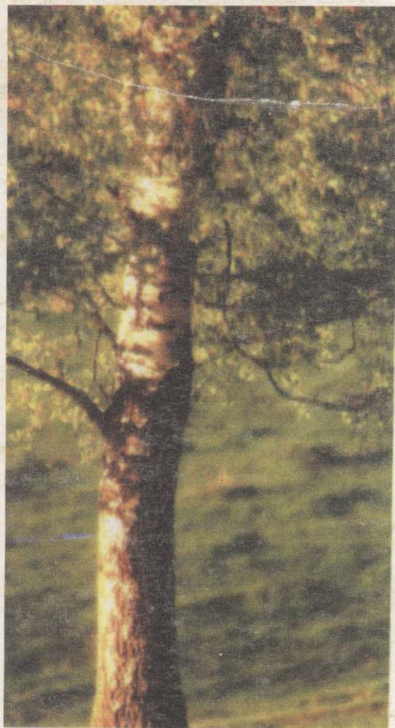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羨林



文洁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重 阳 成 都 行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重 阳 成 都 行

文 洁 若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重 阳 成 都 行 文 洁 若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文洁若】女。1927年生于北京，贵州贵阳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当年9月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任校对。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在外文部任编辑。现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委。四十八年来编辑、校订并发稿外国文学作品一百数十种，三千万字以上。与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获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本人译著有《十胜山之恋》、《梦之谷奇遇》、《我与萧乾》等数十种，其中有多种获奖。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我爱上海	(1)
重阳成都行	(7)
秋游宁夏	(18)
新界琐记	(38)
文学姻缘	(47)
我喜欢的文学作品	(55)
萧乾的读书生活	(59)
晚年的冰心更辉煌	(65)
老社长冯雪峰二三事	(74)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81)
漫谈奇书《尤利西斯》	(91)
一代宗师姚茫父	(101)

我爱上海

我原籍贵阳，生于北京，然而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也曾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1934年，我二姐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跟自己爱上的语文老师私奔到上海。不幸，转年因产褥热死在那里的一家医院中，她那十八年的青春就埋葬在虹口公墓里。1946年，我的高中同窗好友张祉璠回到家乡——上海近郊青浦县。她没有升学，却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我考上了清华外语系。那年，一年级新生中，上海人最多。我想那是由于上海的师资好，学生水平高的缘故。当时我发现，只要上海人和上海人碰在一起，绝不说晋遍话。同屋的三位以及隔壁的两位，都是上海姑娘，其中一个姓陈的，晚上十点熄灯后，还点着油灯熬夜用功。她门门都总考满分，我感到望尘莫及。直到第二年暑假从古月堂搬进静斋，我足足听了一年上海话，却连一句也不会讲。

五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苏联东欧组，我与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夫人共过事，并且同一个办公室。她经常怀念上海，总念叨那里交通多么方便。她每天早晨和四个孩子合乘一辆双人黄包车，把孩子分

别送人幼儿园和小学后，自己再去上班。她说，上海的小吃花样翻新，香甜可口，北京只有烧饼油条，太单调。张茜的艰苦朴素作风给我的印象极深。一次下大雨，她从台基厂乘电车来上班，浑身都淋湿了。她坐下来，只在腿上放条干毛巾，就开始看稿子。当时我想，有这样的市长夫人，就有南京路上的好八连。那些年，出版社几位搞俄文的资深编辑，要么是土生土生的上海人，要么也是从上海调来的，可见得连学俄文，上海都开风气之先。

1967年秋，一位穿军装的小伙子突然走进我们那间巴勒斯坦难民营般的陋室。原来他是与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学张祉瑄的外甥谢天吉，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班的学生。他是参加大串连到北京来的。自打在“文革”高潮中被抄家，我们就从自购的房子里给轰到一座大杂院，挤在一间西晒漏雨的陋室中。从那以后，一对儿女脸上就再也不见了笑容。为了改善他们的心境，我托天吉把两个孩子带到青浦去躲躲。祉瑄和她丈夫尔立热情招待，周围的邻居管他们叫“小北京”。可惜没住上几天，青浦也发生了武斗。祉瑄马上把他们送到上海市区，托付给她的堂妹张祉音。他们和祉音的一儿一女玩得很开心，“家”都不想回了。

当时我们两人分别关在“牛棚”里，打从“红八月”起，两个孩子就连一顿正经饭也没吃上过。难怪他们在祉音那栋三层小洋楼里竞乐而忘返了。后来还是听说学校要“复课闹革命”，这才把他们催回来。他们成天念叨老城隍庙的五香豆多么好吃，坐火车去景色秀丽的昆山

郊游那次，玩得多么痛快。上海之行使最远只到过长城的这两个孩子大开眼界，精神面貌真是焕然一新。

1973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连部批准我回京探望孩子。那时，女儿已在北京市无轨二厂当上售票员；儿子也由干校的向阳中学转学到北京五中，我回京也无事可做，就干脆溜到风光绮美的青浦去了。先在祉瑯家叙了几天旧，然后她陪我去苏州一游，并把我送到上海复兴西路的祉音家。看惯了北京那些有围墙的四合院，我觉得祉音那座小洋楼倒也很别致。叩门时，隔着未拉上帘子的玻璃窗，先看见了正围桌闲谈的祉音、她丈夫王先生和儿子明明。这一有人极其殷勤，使我感到宾至如归。第二天，祉瑯赶回青浦（她的教学任务颇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留在母校工作的谢天吉陪我逛了市容。他先带我去相距不远的武康路，把巴老的住宅指给我看。我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的臭妖婆会给萧乾的这位挚友带来灾难，所以就伫立良久，未敢冒昧上前叫门。

光阴荏苒，1989年3月，我应邀赴沪参加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举行的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讨论会。考虑到抵沪的次日将整天开会，所以下飞机我就直奔上海音乐学院去找天吉的爱人黎予（那时天吉已赴美深造去了）。这位热情洋溢的年轻朋友当即陪我到武康路去看望巴老，见着了巴老的二位妹妹和儿子一家人，说巴老住在医院里。接着我们又步行到华东医院。改革开放后，每逢巴老来京，不论是在前门饭店二友谊宾馆或北京饭店下榻，萧乾同我总都一道赶去看望。然而近

文史馆馆员、神医顾娟送药上门，及时治愈了困扰萧乾已久的腹泻，否则连日的劳顿非把他拖垮不可。

1995年4月9日，气氛十分热烈。译林出版社还同时安排了该社所出版的其他几种译本的签名售书。几位译者并肩坐着，为那些买好了译本，排成一字长蛇阵的读者一一签名。萧乾签毕头天未签的部分，就由上海女作家竹林陪同，前往华东医院探望老友巴金去了。

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位从青浦专程赶来的读者，为了能及早搭车回家，竟花好几十元跟排在前面的一位调换了位置。他捧着签了名的译本，边走出书店边自言自语着：“值！值！”

书店方面原说只签译者的名字，然而很多读者早就用钢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手心上了，并要求我写上款和日期。也有的在纸条上事先写好一句格言，要我照抄上去。还有的要求我本人题上一句什么。我照例写上“事在人为”。我巴不得能满足每一位读者的要求，怎奈队伍越排越长，书店的同志为了照顾排在后面的读者，频频催促，对一些要求题辞的，就只好婉言谢绝了。

下午，排队的势头仍未见减弱。这是译林出版社的李社长所始料未及的。于是，他立即给南京本社打长途电话，派人从库存中再调出五百部，连夜送来，又开始发预售证，以便让当天未买到的，第二天再来买。由于排队者太多，竟还调来五位警察，维持秩序。

次日改变了办法。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只好不再跟读者见面了。萧乾和我一早就去书店，关在楼上一间斗

室里紧张地签名，由书店的同志一批批地陆续往楼下门市部运。这回读者就凭着预售证来购买，我们不再奉陪了。那两天创下了共签名一千部的记录。

签名售《尤利西斯》中译本那天出现在书店的热烈场面，反映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对新鲜事物的敏锐。

说来真巧，1923年1月23日，《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曾写信给伦敦《唯我主义者》杂志主编哈丽特·维沃尔，告诉她说：从友人之友处得悉，在远东的上海有个俱乐部，那里“中国的（我还只当是美国的呢）女士们每星期聚会两次，讨论我那部女大师之作。”（见《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集》，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编，第二〇六页，伦敦，1957年版）此处，乔伊斯故意把英语masterpiece（杰作，大师之作）一词的master（男主人，大师）改为mistress（女主人）。

1922年2月，《尤利西斯》的第一个版本历经波折后终于由法国的莎士比亚书屋出版。次年乔伊斯就幻想起上海的女士们正在讨论他的作品了。这说明他多么不甘寂寞。倘若九泉之下的乔伊斯看到七十二年后的上海这家书店里，中国读者怎样踊跃地购买他那部“天书”的中译本，我想他必然会踌躇满志，露出狡黠的微笑。

1997年12月13日

重 阳 成 都 行

八月下旬一个晚上，蒋牧丛同志忽然从成都打来了长途，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在酒城泸州举行——次重阳文学奖颁奖活动，邀萧乾去参加。他刚好为友人校完一部译稿，在开始另一项工作之前，正想转换一下心情，便答应下来。这可说是我们决定得最仓促的一次旅行，第三日黄昏，即乘上民航机，飞抵成都。

一下飞机，二股馥郁的馨香扑鼻而来。原来成都霜降期短，一年四季满城鲜花怒放。汽车沿着横贯东西的通衢大道上奔驰时，恍若又回到几个小时前才走过的东西长安街。这座文化古称素有“小北京”之称，连城市的格局都依稀有些相像。次日一早就有一批人去泸州，我们则决定在成都休息一天再走。

一 都江堰

一觉醒来吃早饭时，和北京来的一对年轻夫妇同桌，他们要去都江堰，邀我们同行。萧乾有点动心，但怕身体吃不消，还是打了退堂鼓。对初次到成都的我来说，当然

招架不及，哪有闲情逸致来观赏风光，寻访古迹！

二 杜甫草堂

四点多钟我们回到成都市，便乘兴来到杜甫草堂。

幼时在姐姐的口授下，我曾背过不少杜诗。人大学后读了大量英美诗，却从未接触到像这样感人肺腑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可惜今天有些安居广厦的，未必把棚户以及由于没房而结不成婚的大男大女放在心上。

杜甫生于乱世，在飘泊中度过一生，只在成都惠门外这座草堂里度过比较安定的四年光阴。从正门入园林，最诱人的莫过于两株挺拔的榕树，桃红色的花儿盛开，发出幽幽淡淡的芳香，衬托着绿叶。风光旖旎，一片锦绣，难怪成都又有芙蓉城、锦城之称了。

杜公祠是北宋吕大防建立的，元、明、清三代都曾重修。经过解放后的扩充，草堂总面积已达二百来亩。诗工堂和工部祠里悬挂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题词联语，抒发着他们对这位诗圣的景仰。当然，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草堂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却想找个最接近于当年那几间茅屋的地方留影。不知不觉来到茶社。四个中年妇女在回廊上围桌而坐，在打麻将，旁边的小几上是几杯清茶。下雨天不在家呆着，却坐在这儿悠闲地打牌，这种光景在北京不曾见过。经她们的细心指点，我们便掉回头，穿过密密匝匝的竹林，踏着吸饱了雨水的青苔走去。

修竹竿直节匀，上下一般粗细，竞相伸向天空。

我们在竹海中终于找到了一座茅草茸顶的六角亭，亭内的石碑上镌刻着“少陵草堂”四个笔力道劲的大字，系出自雍正皇帝之弟果亲王之手。倘若人死后有知，毕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杜甫，他的诗魂该是萦回在这座典雅朴素的诗亭周围吧。

三 泸州老窖·酒城重阳文学奖

泸州原称江阳，古时便享有“江阳尽道多佳酿”的盛誉。

为了迎接首届名酒节，这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装饰得焕然一新，到处飘扬着彩旗。九月一日上午，我们站在文化宫茶园的观礼台上参加开幕式。对面楼房上悬挂着红底白串的横幅大标语：“热烈欢迎来我市参加名酒节经济文化交流会的朋友们！同志们！”

市长致词后；上万只：鸽子飞上天空，同时响起爆竹声，真是二片欢腾气氛。曲扎着桃色蝴蝶结的小姑娘和白衣蓝裤的男孩子组成的号鼓队打头阵，后面是泸县雨坛龙灯、古蔺花灯、耍狮子、合扛唢呐、苗族芦笙舞，边表演边前进，令人目不暇接。今天这座小城可该是万人空巷了，街道两侧的观众越聚越多。尽管出动了大批交通警维持秩序，留给游行队伍的通道还是愈益狭窄了。彩龙彩船，泸州市两块金牌名酒的巨大模型以及四川三大经济支柱产品的宣传车，勉强从人丛中穿过。远看，